

中國現代著名畫家作品集

喻繼高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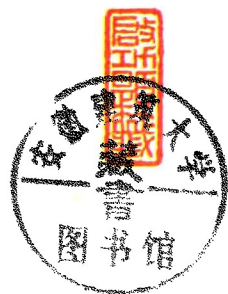


江蘇美術出版社



喻继高画集

啓功题籤



封面题字	启 功
责任编辑	徐华华
装帧设计	孙建军
摄 影	喻 勤

(苏)新登字005号

喻继高画集

出版:江苏美术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制版: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美术印刷厂

开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八开

印张:十五

版次:一九九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十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一五〇一一三五〇〇

书号:ISBN7—5344—0485—1 / J·486

定价:二五八圆



喻继高先生近影

序一

程大利

中国花鸟画史，是一部大匠林立的艺术史。无论是五代、南北宋的物境描摹，还是元、明、清的心境抒发，艺术语言都充满玄机妙趣，造成了一座又一座壁立千仞的高峰，使得后来的花鸟画家叹为观止。

艺术总是在发展，前人造就了高峰，后人正可以攀登，“车到山前必有路”，每个时代的每个领域都开辟着新的道路，不断产生着新的里程碑。在当代工笔花鸟画的领域里，喻继高是杰出的一位。他花费了数十年功夫认真研究自五代以后的工笔传统；投师于陈之佛先生门下，锤炼了一手好功夫。他能于用功之外理出心得，创造自己的艺术语言。

艺术语言不仅区别着画家的风格，也区分着艺术水准的高下。它是艺术家的感知、记忆、情绪、想象、意志乃至习惯、兴趣、气质、个性等因素在内的思维活动的综合表现。喻继高自幼在农村生活，与质朴的农民群众息息与共，由爱父老到爱家乡乃至爱着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与之相处，会感到他的生活情调中仍包含着淳厚的泥土气息。于是，在他的画里，“神遇而迹化”，画家娓娓地描述着他感兴趣的众生灵，把对宇宙、对自然、对人生的感受都倾泄出来。“笼天地于形内、摄万物于笔端”（见陆机《文赋》）。喻继高作品中反映出的信息明显地可以看出画家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使命感。他热爱生活，使笔墨变作自己感情的载体，情真意切，返朴归真地去感染读者。所以，他的作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在画面的处理上，他深知“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道理，更谙熟音乐和声效果的妙谛，十分注意表现的适度，不以强刺激冲击读者的视觉，而是气度平和、雍容沉静，颇具匠心布局整体。画面构成，相济互补、情调浓郁但不放浪恣肆，色彩明亮却又含蕴淡雅，他总是那样从容不迫地处理着整体和局部，处理干茎和花叶。处理静的枝条和动的飞鸟，把这一切都组合在一个恰到好处的范围内，作者全身心地融入了本来就恰到好处的自然，参与造化，天人合一，正如刘勰所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喻继高的画美即在斯。

艺术之道，取法无尽，思悟无穷，任何人都难能穷尽。但是，一个画家只要在对艺术内涵的追求中把握住本质，并能找到自我，创造出仅仅是属于自己的“这一个”，便可称为成就。喻继高在四十余年的艺术探索中找到了自己，并以自己的语言表达大自然的生趣、天趣、意趣，在花鸟画王国独树一帜，他是成功者。在中国花鸟画史上必留下一页。

一九九四年盛暑于金陵

序二

给花鸟以生命的人 潘洁兹

人总是在生活中寻求美,在艺术中表现美,这是花鸟画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自然王国的花鸟只有它自身的有限生命,世界上没有四时不谢之花和长生不死之鸟;而在艺术王国里,花鸟却可以获得永久的生命。我们观赏历时千载的五代黄筌的《珍禽图》和许多宋人的花鸟画小品,画家笔下那些花鸟虫鱼不是至今仍跃动着活泼泼的生命么?艺术王国里那个鸟语花香的世界多么迷人,令人陶醉!

中国人民喜爱花鸟,中国花鸟画更具有民族的美学特征,那就是“借物抒情”、“天人合一”。在中国画家眼中,万物有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情,其实是画家对自然的观照感受,也是自然对画家心灵的反拨,在这种情态下为花鸟写照传神,才不致流为冷冰冰的图谱、标本,而成为艺术,才能给花鸟以不朽的艺术生命。工笔重彩花鸟画要求精审物情和诗意表现的统一,正是中国画的精髓和传统精神之所在。花鸟画的不同风格、流派、个性特征、时代精神,也才有迹可寻,找到它美学思想的根源。

从九世纪“徐(熙)黄(筌)体异”派生衍变的后世花鸟画中工笔和写意两大流派(工笔画中又分勾填和没骨两派),形式手法虽异,精神实质实同,即都是“写意”的。工笔是笔工而意写,勾线着色不是死描平涂,皆以写法出之;写意是笔写而意工,意存工谨,笔不妄下;二派各有千秋,无分轩轻。但是由于后世文人画论重写轻工、重墨轻彩的偏见的影响,工笔重彩花鸟画遭到了长期的冷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直到近代,始有转机,特别是十年风雨过后,在民族振兴的新机运下,才迎来了工笔重彩花鸟画的大好阳春。

回顾历史,中国工笔重彩花鸟画从人物画配景地位脱离出来,便如蛹化蝶,振翅而飞,曾有过五代两宋的辉煌时期,无论题材,形式,技法、意境方面都有很大的开拓和创造;许多画家曲尽物理、穷究生态,表现了花鸟的自然之美,并赋予种种寓意和诗的情趣,许多优秀之作,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典范。因此今天复兴工笔重彩花鸟画,起点和要求都是很高的,既要继承,更要超越,进入前人所未曾达到的更高的艺术境界。这是时代向画家们提出的难题。

我们新一代有志气有抱负的工笔重彩花鸟画家迎难而上,以各自的艺术实践作出了不负众望的回答。在这画家群体中,我看到了步履坚定奋然前行的喻继高同志,他是党所培养和新中国一同成长的画家,他在工笔重彩花鸟画上的卓越成就引人瞩目。

继高同志的工笔重彩花鸟画近师陈之佛先生,远祖五代两宋,更直接以造化为师,而熔铸以个人的生活感情。从他的花鸟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和新时代的昂扬诗情。他很少去描绘罕见的奇花异卉,珍禽异兽,而着眼于生活中常见的花果虫鸟,给人以一种朴实亲近的乡土感情。他的画没有古代院体画那种矜持作态的富贵气、宫廷味,也没有古代在野派那种恬淡幽远的隐逸气、江湖味,它是入世的、属于我们新的时代和人民的艺术。繁盛、充盈、丰实、欢乐、光彩照人、典雅秀丽、风流蕴藉、活泼天真、雍容豁达、泱泱大度,这就是继高同志工笔重彩花鸟画的基调和风格。读他的画,如同聆听一部华彩乐章,或者说是急管繁弦的江南丝

竹,是对大自然的讴歌,对生命的赞颂,对美和爱的咏叹,唤起人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热爱乡土、热爱人民的美好感情和高尚情操,因为花香鸟语、春华秋实,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世代劳动人民血汗浇灌的祖国沃土的绿色生命。画是无声诗,于无声处我们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跳动,听到画家的心声,这是一颗人民艺术家炽热的赤子之心,他对祖国一草一木爱得那样挚着和深沉,一笔一画都充满了感情。

继高同志生长苏北农村,家境贫寒,从小就干农活,磨炼了他坚毅的意志和热爱劳动的习惯,也培养了他对大自然和花鸟虫鱼的深厚感情。他心中的艺术种子在这块沃土上发了芽,爱上了绘画,由于他的刻苦努力,终于在红旗招展的一九五一年考入了南京大学艺术系,开始了一个放牛娃的艺术征途。他赶上了好世道,遇到了好老师,傅抱石先生渊博的美术史知识和陈之佛先生卓越的工笔花鸟画成就,引导他引入传统绘画的大门,并选择了工笔重彩花鸟画专业。童年的憧憬成为现实,这对他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造就一个艺术家离不开天才和勤奋,继高同志有绘画的天禀,更有坚毅的进取精神,他几乎放弃了一切休息和娱乐,沉耽在艺术天地里,顽强学习,刻苦练功,不多久便掌握了传统的勾勒填彩画法和常州画派的没骨画法,更深刻领会了之佛老师继承院体兼收东西洋绘画和民间美术之长来开宗创派的博大精神,成为这位独具慧眼爱惜人才的画坛前辈的入室弟子。他并没有踌躇满志,就此止步,而以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投入自然的怀抱,从事写生,细心观察花鸟生态,大量积累创作素材,常常废寝忘食,花开花谢不知倦怠。他那些精妙生动的花鸟画创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厚积薄发不断涌现出来的劳动成果。乡贤恽南田“作扁豆一枝,游棚下三月”的精神在继高同志身上更加突出来了。

继高同志坚持写实风格,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他很重立意,每幅作品都经过缜密的思考,构图、造型、色彩、意趣都要反复推敲,做到一枝一叶不可移易,画成之后无懈可击,即使作尺幅小品,亦如狮子搏兔拼用全力。他认为塑造一朵完美的花,并不比画一幅人物容易,因为“物各有神明”,人有生命,花鸟也是有生命的,必须象画人物一样把它画活,能够传神。他正是这样一个为花鸟创造生命的人。

美的歌颂是贯串在继高同志工笔重彩花鸟画中的主题,也是时代的主题。不能要求花鸟画象人物画一样直接反映生活和斗争,它只能给人以一种情绪的安装,起到陶冶性灵、鼓舞斗志的积极作用。继高同志对花鸟画的功能有清醒的认识,他没有生硬地往花鸟画上贴政治标签,或写上说明题旨的多余的话,他的作品本身已经体现出社会主义时代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与理想。他了解熟悉人民,为人民而画,他的绘画语言自然雅俗共赏,时代精神不求自现,这对那些刻意求新,故作姿态,怪诞骇俗,折磨群众的艺术革新家们,不啻为一服清凉剂。绘画不能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绘画中的“自我”要与人民同在,中国画的改革,必须坚持走“推陈出新”的道路;继高同志的工笔重彩花鸟画艺术,增强了我的这一信念。

走进喻继高的艺术世界

尚 辉

1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几乎将“极乎神而尽其微,资于假而迫于真”的工笔重彩逐出文人画的范畴。耐人寻味的是,喻继高的工笔花鸟让人们爱不释手,百读不厌。那高洁的碧荷、典雅的玉兰、秀丽的春桃、繁盛的木棉,让人们一次次去玩味似婉约派词人那样的清新、瑰丽、蕴藉、迷蒙的诗境。如他笔下的《梨花春雨》不仅对细雨绽开的梨花有极尽其妍的描绘,更刻画了一对振翅掠过的春燕,正象史达祖《双双燕》的妙句“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又如《荷塘鹈鴂》画面,虽仅画了数片碧荷,却通过一只鸣脆的鹈鴂,暗示出象柳永《望海潮》那样“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广阔意境。在喻继高的笔下,许多花花草草都富有人的姿容、情调、意趣,或“东风睡足交枝,正梦枕瑶钗燕股”,或“草脚愁苏,花心梦醒”,或“翠叶吹凉,玉容销酒”……

倘若把喻继高的工笔花鸟仅仅归结为以形写神,是直观真实的再现,那是远远不够的。“古画画意不画形,梅(尧臣)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如果我们把欧阳修的这首诗反过来理解,即由“言外之意”推及“画外之味”,那么由喻继高的绘画而产生对宋词的联想,可见其花鸟在审美价值上与宋词的等同效用,即超越状物写形而“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这正如李清照的“雾浓花瘦”、“绿肥红瘦”不言“多”、“少”,而是用“肥”、“瘦”来映射内心对自然、人生的怜爱和慨叹一样,“肥”、“瘦”既是心境的一种感应和对比,也是诗人艺术语言的一种凝练和创造。喻继高的花鸟世界之所以不是直观真实的再现,是因为他进行了与李清照“雾浓花瘦”、“绿肥红瘦”相同的审美移情创造,即通过画家主观情感和记忆的淘筛过滤而净化升华的一种艺术境界。其叶、其脉、其萼、其蕊,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形态;其雾、其花、其红、其绿,已经负载了画家所赋予的“肥”“瘦”情感与意趣。

其实,元四家的倪瓒所言“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是兴之所至的过言之论,其笔下画境与太湖自然山水的源流关系不仅在与“不求形似”唱反调,而且他自己从来没有过“逸笔草草”。如果抛开历史的成见剖析这句文人画的精典言论,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是画家们应该如何集中地解决从客观物象的描绘中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和最充分的自我表达的创作问题。应该承认重彩比水墨在最充分的自我表达上所受到的局限要大得多,但它并不能说明工笔重彩不能从客观物象的描绘中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正象不是所有的水墨画都写出了“意”一样,也不是所有的工笔重彩都能“写意”。

细细咀嚼喻继高花鸟世界那似婉约派词人所塑造的诗境,令人信服地说明画家是怎样捕捉情感中的感觉真实,而减弱直观中的细节真实。就东方传统绘画的精髓而言,捕捉感觉中的那种真实恰恰是“以形写意”的另一种表述,喻继高绘画所体现的,也恰恰是东方传统艺术那些最富特征、最富生命的东西。

倪云林的过言之论,成为后世空泛、荒率、恣肆文人画的一个理论误区,而捕捉感觉的真实并非空中楼阁里完成的传移模写得些“古人脚汗子气”。没有真切强烈的审美感受,何捕捉之有?喻继高的《梨花春雨》一再让笔者联想起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名句,诗人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诗中,用春夜梨花怒放的形象比喻“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急”,显然出于他在彼时彼地强烈而深刻的感觉印象。正是这种强烈而深刻的感觉印象,才让他架起了从“胡天飞雪”到“春夜花开”的联想虹桥。画家在谈到《梨花春雨》的创作过程时,再三强调1976年4月溯江至武汉,在东湖十里堤岸目睹雨绽梨花胜境的激动心情。可以想见,阒无人处,画家独自撑伞、徘徊于花径那种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的感受状态同样也象岑参对“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强烈。复瓣梨花,在中国绘画史的长廊里还不曾有过表现的先例,这最宜诱发画家的表现创造欲。就笔者看到当时画家勾勒的速写稿子来说,已是极尽其妍的。

需要暗示读者,画家目睹胜境的那一日恰恰是1976年4月5日,这个中国历史上苍凉而悲壮的一页。一个沉重的日子。画家眼中的春雨梨花,是“感时花溅泪”,还是“恨别鸟惊心”?不论如何,那一定是怀着独特而复杂的情结。但《梨花春雨》的格调是清新积极的,正象画中“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的双燕预示着不可遏制春天的到来一样,中国政治风云的最后一块暗云终被拂去。1989年画家饱含激情将《梨花春雨》绘成巨幛《梨花春燕》,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并荣膺铜奖。社会的承认,反映了人们对作品中的隐喻的共识。《梨花春燕》因与时代共振而饮誉画坛,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其重要地位。

艺术创造,依赖于审美神经的敏感度;而神经末梢的敏锐又取决于创作心理机制的能动状态。没有这种能动状态,心灵的窗扇是封闭的,象遮掩上一块厚厚的帷幕。那么,激动也只能是即时的冲动,昙花一现,而不可能架起艺术想象的虹桥,把睹物与思人联系起来,赋予审美客体以新的意蕴,在审美对象中肯定自己。正因为喻继高审美心灵的窗扇始终向自然、人生、社会敞开着,所以他才那样善于捕捉微妙的生命感觉,提炼升华自然的美。

不唯艺术家本人审美心灵的窗扇有时难于洞开,就审美客体而言也非时时都闪烁着它美的一面。倘若东湖十里岸畔,人声鼎沸,日中当午,尔或只是有限的几株,那么,绝不会产生那种幽深宁谧的独特氛围,自然也难于激起画家的创作欲。因此。保持创作心理机制的能动状态,主动探寻瞬间即逝的自然美,同样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相当的代价。在喻继高的创作历程里,他曾不畏高山反应,跋涉数千里去寻觅寒带杜鹃;他曾冷落热恋中的朋友,只身在玄武湖畔凝神写生盛绽的玉兰;他曾单骑数十里,在牡丹之乡菏泽晨观花开不知倦返……这使笔者联想起日本绘画大师东山魁夷的散文《一片树叶》中的一段话:“如果花儿常开不谢,我们能永远生存在世界上,那么花月相逢便不会引人如此动情。花开花落,方显出生命的灿烂光华,爱花赏花,更说明人对花木的无限珍惜。人世间的事物,瞬息即逝,而一旦有缘相遇,才会在人们的心里激起无限的喜悦。”不断流转的命运在描画着生成和衰灭的圆环。喻继高涉水跋山,奔走千里去捕捉逝水般的花容月貌,因为他真正懂得人与自然都连接在一条绿色的生命链环上。

玉兰、碧荷、梨花、春桃、木棉、杜鹃一再出现在喻继高的笔下,似乎也象杜甫“平生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样,表现出画家对特定题材的浓厚兴趣和对同一题材不同表现形式的反复推敲与摸索,也就是在如何表现方面永不感到满足的无休止的追求。

喻继高出生于穷乡僻壤的苏北农村。但清贫,并不能吞噬所有的欢乐,特别是对孩子们来说。当幼年的喻继高与邻里的孩子们结伴去野外放羊割草时,当盛夏的午后他脱光了衣服下湖抓鱼摸虾时,当他学着三爷爷扎糊彩蝶风筝到早春的旷野里去放飞时,他对那片蓝天下的白云、绿草、鲜花、羊群、禽鸟都曾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感情,在那些伴着纯真童稚的遐想时刻,积蓄了他对大自然辽阔、变幻、秀丽、神奇的初识。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因此在农村,多苦的人家,屋里都会有点儿美术,即使是从香烟盒上剪下的一只鸟儿、一张美人也罢。画家至今依稀记得,那时家居堂屋的两侧隔栅上,俨然悬挂着的不知出自何人手笔的四条屏画。那些展翅欲飞的禽鸟、栩栩如生的花草是如此撩拨着他,那些时隐时现的线条、明媚粲然的色彩又是如此引诱着他。

当然,幼年的画家几乎没有机会欣赏到高级艺术,他能看到的,只是民间的,普及的,如灶老爷、布牌子、捏面人、年画之类的艺术。但是,正是这些进入千家万户的东西,给了他很多知识,使他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戏曲表演艺术曾给他很大的启发。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象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画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创作。它的营养,象母亲的乳汁一样,会长久地在画家的血液里周流,抹也抹不掉。

就戏曲表演艺术来说,人们之所以可能对同一段唱腔、同一段折子再三进行欣赏,那是因为人们的审美心理已不再关注故事情节的诱惑,而是不断地、尽情地展开在当舍弃道具之后怎样通过唱、做、念、打的表演将人们带到特定环境中的欣赏过程。戏曲表演所体现出的恰好是有所不为才更有所为的自由。画家对同一题材表现出的永不感到满足,既是画家幼年对此深深埋下纯真的情感所致,又是象传统的戏曲表演艺术一样,在同一题材的反复表现过程中不断释放这一积蕴的情感,并递进式地体现创作上的自由。

喻继高有幸在中学时代就聆听了北派古筝演奏家的代表人物——郭辑光先生的抚筝拨捻,而产生对民族器乐曲的极大兴趣。那碧空如洗,银月暗渡的“平湖秋月”;那芦花汀渚,雁鸣霞收的“平沙落雁”;那松声涧幽,瀑布打石的“高山流水”;都曾给成长中的画家以无限的遐想和深刻的艺术启迪。姊妹艺术的触类旁通,为创作上获取更大的自由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因此,当傅抱石先生无私拿出与《八十七神仙卷》等大的照片赐授喻继高临摹时,他一下便领悟《八十七神仙卷》那秀逸洒脱、刚劲委婉的线条,是与传统戏曲的唱腔、民族乐曲的弦音相通的,“好象是一根富有变化的蚕丝”。

这根富有变化的蚕丝,贯穿起他自幼年便开始的对中国民间文化和传统艺术的领悟。在他对特定题材的表现永不感到满足的无休止的追求中,在宾主、虚实、轻重、冷暖等矛盾的结体关系中,在风格的严肃与活泼、雄浑与灵巧、沉郁与清新、博大与缜密等对立统一的关系中,都显示着他那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

对喻继高的一生来说,生活曾向他展现过许许多多造就他艺术生命的契机。在他刚刚踏进艺术的门槛时,便有幸陶染在傅抱石、陈之佛等一代骄子的左右,亲炙其教诲。作为陈之佛先生晚年的唯一入室弟子,喻继高对《荷花蜻蜓》、《柳荫鸣蝉》、《紫薇》、《虞美人》这些先生的精品是熟烂于心,下过苦功临写的。在之佛先生的门下,他“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而远追宋法近承元意,取宋人勾线用墨之坚实而沉厚,得元人枝干线条之灵秀而圆润。喻继高在这两位大师的身上更感悟到艺术辩证法中一种永恒的生生不息的超越精神。

当陈之佛先生力挽颓风,使沉寂已久的工笔重彩重振艺林时,其艺术成就受到了相当多的历史局限,他的艺术个性尚没有充分展开,艺术语言还有待进一步滤净杂质;而北派于非闇先生也因过于工丽侈华的色彩显得富贵气太重,失去了恬适自然的情韵。显然,南陈北于是中国现代工笔画史上继往开来的旗手,而不是集大成于一身、纵横驰骋的将士。喻继高扬长避短,突破了艺术表现手法上某些陈旧的、没有生命力的窠臼,继承并发扬了前辈画家的优秀传统,将陈之佛、于非闇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工笔重彩画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读喻画,你不能不惊叹其艺术魅力,它们是那样的平和、自然、简淡而又不乏微妙的变化,正可谓“澄怀味象”,洗尽铅华,一片“化”境。并不是人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的。这种境界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力,纯化艺术语言,而且作画时又要深致静穆,只是靠人的心境和感觉不知然而然的用笔;其实也不是用笔,而是人的淡泊的心境与人格陶炼的外化。这种境界不是“五月榴花红似火”而是“三峡星河影动摇”。当然,正在迈向自己绘画峰巅的喻继高,其艺术道路还在向上突破的发展之中,峰高无坦途,他的艺术成就也有待于历史去作出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

喻继高的工笔花鸟以各种出版形式走进了千家万户,发行量达七千万份。这在当代画坛上大概也是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笔者以为艺术能否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不仅要与特定时代的思想感情和读者的愿望与理解相通,而且特定的艺术所体现的艺术趣味要符合大众的审美需要。这即是人们通常所说而并非人人都能做到的雅俗共赏。喻继高于1972年创作的《荷香鸭肥》以单幅画出版时,第一版即印行四十八万张,被抢购一空。在当时黯淡的政治生活环境中,它给人们内心带来的感奋和慰藉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每个人未必都能洞察出其中所深藏的重大思想寓意,但这幅作品流露出的生命活力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的。这种雅俗共赏,是媚俗百姓还是艺术作品本身应具备的审美品格和审美价值,勿需笔者再去赘言。

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命运的学术研讨会上,喻继高作如是陈词:“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类便和自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人类离不开自然,自然给人类提供着生存的条件,因此自然界美好的花草树木、山川河流,以及人类高尚品德等等,历来为人们所热爱、所敬仰。中国绘画正是反映着人们的这种思想感情。只要有人类存在,人类对自然的这种依存和感情是永远不会分割的。因此反映它的艺术也不会终结。”

最高贵的艺术莫过于单纯,最伟大的作品莫过于平易。在艺术的雅俗共赏上,画家找到了自然与人类的融化点;通过这个融化点,让匆匆于尘嚣的人陶醉于另一种永恒的情感追忆中。把艳丽还给季节,芬芳还给土地,姿态还给风雨,真臆还给人间,喻继高用他的画笔创造的花言鸟舞在绿化千千万万颗渴望生命的心。

朋友,请您还是自己打开这本画集,悄悄走进喻继高的花鸟世界真诚地与画家交谈吧!

1994年6月8日于明御河畔

FOREWORD

One of the outstanding exampl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ideas is the meticulous style painting of flowers and birds by Mr Yu Ji Gao. Mr Yu Ji Gao's painting is not only an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way Asian people view nature but a reflection of their pursuit of perfection.

For centuries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of flowers and birds has been known for its display of perfect harmony of people, nature and art. By Song Dynasty the art of Chinese meticulous style painting had fully developed. Later this style of painting became many scholars' hobby, and served palace decoration until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en Mr Chen Zi Fuo established the Southern Yangtzi-style of Fine-line Painting of Flowers and Birds as a genre and gave new life to meticulous style painting. In 1951 when Mr Yu Ji Gao entered the Art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personal guidance from the great artist Chen Zi Fuo, he decided to devote all his lif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ticulous style painting.

Mr Yu Ji Gao was born in Tong Shan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 in 1932. Life in the country wilderness inspired in him an intense love for nature. As he grew up, he found drawing the best way to express such love. When his two teachers Mr Fu Bao Shi and Mr Chen Zi Fuo found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Academy of Jiangsu Province, he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become one of the earliest academicians.

A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ist's life is constantly affected by the political power struggle of the country. In 1960s and 1970s while Mr Yu Ji Gao was experiencing the political upheaval,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of flowers and birds as a genre was also placed underfire because it does not directly represent social life and class struggle. The political setbacks were not enough to shake Mr Yu's faith in art. In 1972 he created the painting "Duck Admire Fragrant Lotus Flowers and Leaves", whose simple beauty and tranquility forms a striking contrast to the severe political situation prevailing the country at that time.

Unlike the ancient painters of flowers and birds who were either detached from

real life or observed with aristocracy, Mr Yu Ji Gao collects materials from nature and seeks appropriate artistic forms to communicate the way he feels nature. "Pear Flowers in Spring Rain" is typical of his style. The exuberant branches and the silvery blossoms covering the whole tree with swallows skimming over the scene express the artist's feeling for the colorful spring season. His originality is displayed in his depar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sections of branches of the painting of flowers and birds. Yu Ji Gao's painting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perfect structure. The position of every leaf and petal having been carefully considered, it seems impossible to add or remove any detail from any of his picture. Yu Ji Gao is especially good at coloring. Under his pen the bright colors are bright in a most sophisticated way; and the faint light colors become extremely attractive. Simple yet refined, Yu Ji Gao's painting enjoys great popularity.

Mr Yu Ji Gao is one of the few painters of flowers and birds in history who are good at creating huge-sized pictures. The size of his painting "Longevity With Pines and Cranes" is 1m X 4m, that of "Peacocks", 6m X 2m, that of "In Praise of Water Lilies", 3.5m X 2m, and that of "Spring Fills the Garden", 5.5m X 3m. Without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art and tremendous power of brushwork, he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such great accomplishments. Magnificent yet delicate, these works are valuable in Chinese art history.

At present Mr Yu is Deputy Directo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Academy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Research Committe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of Flowers and Birds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Deputy Director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Fine Painting Association and Member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Research Committee. Over decades of years he has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art works. He held exhibitions in Beijing, Nanjing and Guangzhou, and his works have also been exhibited many times in Japan, U.S.A., Canada, Yugoslavia, Bulgaria, the Philippines and Hong Kong. Many museums and art galleries as well as individuals are collecting his works. We appreciate what Mr Yu has do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of flowers and birds. In this book we will publish twenty pieces of his painting. We wish Mr Yu greater success in the future.



1 牡丹双鸽
38×127 1959





3 初 春

290×110 1993



4 白梅鹦鹉

110×40

1991